從其異而異矣。然而各歸其品而異者定。則便各聚爲同而同以立。同立異安。制明而情允。於是同與同比。則和氣洽。兌之所以說麗明也。異與異交。則敬禮至。離之所以柔應剛也。於是目之所見爲異者。盡莫非同。而所見爲同者。仍莫非異。則同而異也。君子以睽之象而及於此。故曰以同而異。以同而異。異不搖而大同於是乎乃合。非君子從同之道歟。蓋君子之善用睽也。然而自然之理固當如此。不然。則混沌將之矣。又安得而謂之理。

見惡人以辟咎也　辟音避

愚按君子有不忍忘世之心。有抱道自重之志而身處睽時。不能與濟。則必曰予有咎矣。違心即所以違天。然幸而有援在前。所遇又非中正。又必曰予有咎矣。傷我道即所以害我德。進之其可乎。不進其可乎。進而見之庶幾免我咎耳。此委曲之衷情。求通之至願。乃正初九剛正之象所蘊也。故繫之曰見惡人而釋之曰以辟咎也。噫。爲是初九者。其亦難矣。